



阿勒泰

沁入心底的静

◎徐天一

从北疆回来有些日子了,心里总觉得写点什么,才留得住这段记忆。翻看相机里的照片,喀纳斯湖的粼粼波光也好,铁贾、阿禾路上的旷野趣闻也罢,竟都抵不过阿勒泰那股子沁入心底的“静”——那是一种让人卸下所有纷扰的安稳,偏偏最是难忘。

故事的开端,得从家里的老头老娘说起。去年一整年的高负荷运转后,老两口彻底“放飞”了脚步。天南海北地跑,做他们钟爱的“学问”。大半年下来,不是在外溜达,就是在收拾行李准备下一趟出发。六月底,他们筹备出版的书终于告一段落,干脆动身去阿勒泰旅居。本以为只是寻常休憩,没想到老两口每天都在家庭群里分享日常:克兰河边的晨雾、街角刚出炉的馕、市场里五颜六色的果干……一张张照片,看得刚放暑假的李老师心疼难耐。直到老头老娘一句“机票我们出了”,我和李老师没半分犹豫,当即敲定了行程——现在想来,哪是去探亲,分明是奔赴一场被“静”召唤的约定。

李娟在书里写道:“为什么只有角落般的所在令人最安心、最惬意呢?大概因为,放置我们身体和情感的那些容器,恰好就行,无需太大。”

阿勒泰于我,就是这样“恰好”的角落。从住处出门,沿克兰河没走多远,就到了金山市场。四层的建筑不算起眼,却藏满了烟火气。一楼的摊位前,摊主们操着我听不太懂的语调,热情推销自家的货:蜜饯般透亮的果干,裹着薄霜的坚果、奶香浓郁的奶酪块,还有缀着彩线的小工艺品。见我们眼神茫然,他们便切换成不太流畅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介绍,语气里满是真诚,没有半分推销的局促。

往上走,二三楼多是卖布料、地毯和民族服饰的铺子。各色布料要么整匹挂在墙上,如一道道流动的彩虹;要么就随意搭在栏杆上,让本就不宽的走道更显拥挤,只容一人侧身而过。遇到顺眼的物件,我们钻进店里和店主闲聊,原以为“随便看看”会让对方冷淡,没想到即便这样,店主也依旧热络:“前面巷子口的馕坑肉最好吃,但晚上才开门”“市场出去对面的馕是阿勒泰最好吃的”——那些细碎的叮咛,像是邻里间的关照,让陌生的市场多了份亲切。

出了市场,在门口的小摊买了个刚蒸好的羊肉包子,咬一口,滚烫的肉馅带着羊油香在嘴里漾开。一边嚼着,一边继续沿克兰河漫步。河水慢悠悠地流,岸边树叶被风轻拂,沙沙作响,像是孩童的嬉笑。正沉醉在这片清静中,忽见一只罗圈腿的狸花猫“哧溜”从脚边蹿过,钻进了路边一家挂着木质招牌的咖啡店。

推门进去,先闻到淡淡的咖啡香,抬头才发现店里别有洞天。靠墙的架子上一半摆着阿勒泰主题的文创,一半堆着泛黄的旧书;墙角的矮柜上,还放着些稀奇古怪的老物件——生锈的铜壶、带花纹的搪瓷缸、旧时代的收音机;最显眼的是各个角落都摆着猫窝、猫抓板,连吧台上都放着一根逗猫棒。细数下来,店里往来穿梭的猫咪竟有六七只:三花猫蜷在沙发上打盹,橘猫在书架间跳上跳下,还有只小黑猫凑到脚边蹭来蹭去,一点都不认生。

若是说,店外克兰河的流水、店内的旧书与老物件,都带着阿勒泰特有的宁静,那么这些猫咪,便是这份宁静里最鲜活的热趣。它们蹿到哪里,哪里就从静谧变得热闹;橘猫碰掉了书架上的书,店主笑着弯腰去捡;三花猫伸着懒腰从沙发上起身,惊醒了旁边打盹的“狸花”,两只猫对视一眼,顿时闹腾了起来。

就像我和李老师,也在这份动静相宜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她寻了本关于北疆风物的书,坐在一旁安静地读,静得仿佛连时光都慢了下来;我则蹲在地上,和几只凑过来的猫崽子玩得热闹,一会儿用逗猫棒引它们跑跳,一会儿轻轻挠猫下巴,听它发出满足的呼噜声。那一刻,没有行程的催促,没有琐事的烦扰,只有克兰河的流水声、猫咪的软叫声,还有身边人安静的翻书声——原来阿勒泰的静,从不是空无一人的冷清,而是能让人安心做自己的从容。

翻看照片,才发现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风景,而是李老师在咖啡店里看书的侧影、市场摊主递过果干时的笑脸、猫咪们闹腾的模样——那些细碎的瞬间,都裹着阿勒泰的静,悄悄藏在记忆里。

或许正如李娟所说,好的角落从不用太大,能装下身体,更能安放情绪,就够了。阿勒泰就是这样的地方,它的静不是刻意营造的氛围,而是藏在每一次漫步、每一次闲聊、每一个与生活相关的碎片里,让人走了还想再回,见了,便再也难忘!



我的阿勒泰 (外二首)

◎哈德别克·哈汉

我的阿勒泰

我的阿勒泰是一首歌
梦幻、旖旎、辽远
歌词用桦树杆的如椽大笔写就
和着额尔齐斯河潺潺的韵律
可托托海的松林,击打出绵延不绝的节拍
《黑走马》踢踏的舞步
回荡在绿水青山的金色大地

阿勒泰雪山融水
化作山泉万水南去
绿野如绸,丝丝柔柔
梳理着大地每一缕纹脉
四季更迭,山川绘彩
铺展一幅壮丽画卷
春风拂面,花海翻涌
这里,幻化为一方净土

高山草原铺就翡翠之毡
裹挟星光闪闪、牛羊点点
牧歌飞扬,随风飘远
马蹄踏过花香,晨露晶亮
映照牧人笑脸,似温暖朝阳

白桦林中
轻风低语喃喃
倾诉无尽爱恋
曲径通幽,冬不拉琴声流淌
万顷绿波随风摇曳
如起伏跌宕的胸襟
仿佛掀开厚重之书的扉页
目光拾起,一行行跃动的诗句

我的阿勒泰,是一首长歌
一曲永不息止的颂歌
歌颂无与伦比的俊朗
赞美无可复制的一切
嘹亮歌声传遍世界
汇成人间永恒的交响乐章

石蛋不是石,而是一座石制的“动物园”。在地质构造专家口中,哈巴河的哈龙沟与众不同。它地处阿尔泰山脉以南,准噶尔盆地西缘的阿尔泰山低山带。专家讲得兴致昂扬,手舞足蹈,眼镜片都蒙上了一层雾气,我却听得有些枯燥乏味。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荒漠研究专家李丙文老师的带领下,我随团队偶然走进了哈巴河。老师对荒漠植物格外关注,眼中尽是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的花花草草;我却对哈龙沟的石头情有独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看去,竟能呈现出千姿百态。

这座“动物园”里有猴子、狮子、耗子,有牛羊、骆驼、穿山甲,还有斑马、乌龟、刺猬……人的想象力在此显得格外贫乏,甚至有些词穷。白天日照充沛,“动物们”安静蛰伏。夜幕降临,“动物园”里的“动物”完全变了样,一个个“活”了起来,石制动物的奇妙夜悄然拉开序幕——狮子追逐羊群,猴子逗弄乌龟,耗子爬上斑马后背,一片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动物们”彼此诉说着白天的见闻,语速不一——有的如倒豆子般急促,有的慢条斯理,有的是停不下来的“小话痨”,有的则是耐心的聆听者。

石蛋不是蛋,是花岗岩。地球构造学专家向我科普——地壳深处的炽热岩浆曾沿地表缝隙外溢,冷却后形成的花岗岩便永久留存下来。

有人喜欢写日记,而我钟情于写“书志”。每得新书,必在扉页题写姓名或笔名,并注明年月日与购书之地。这个习惯自高中起一直延续至今。那些散落于数千册藏书中的率性字迹,日后成了我撰写《读书和写作年谱》的原始素材与依据。除了签名,我也爱在书页空白处随手记下阅读时的感悟与评语——这些仿佛“漂泊”纸间的文字,后来也被收进年谱之中。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除了报刊杂志,书店是知识与信息的重要供给地,于偏远之地更是如此。于我,逛书店即意味着“消费”——非买不可,空手而归总似有所失。遇到心仪之书,既像邂逅老朋友,又像结识新朋友。每逢出差至县镇,我必抽空寻访书店,也屡有惊喜——在可托海镇竟得已脱销的诗集《双桅船》;于哈巴河县发现罕见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青河县书店赊账抱回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在吉木乃县新华书店请回《阿拜诗文集》,在北屯购得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安居》,还在福海县书店邂逅《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精装千页,定价38.5元。我心向往之却囊中羞涩,最终不得不向同事借钱才如愿以偿。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勒泰市解放路与文化路交会处先后出现两个个体书店。它们进书渠道灵活,更新迅速,还可打折售书,很快便吸引了我。有一年儿童节前,我曾在“黄金书屋”给

神的警誓悬挂于可可托海的崖壁
矗立在这北纬四十八度的天地
亿万年前的哪个世纪
隆起这道横贯亚欧的脊梁
头顶永恒的白色冠冕
绿色的长袍飘舞在整个山沿
脚踏金色的长靴,玉树临风、熠熠生辉

友谊峰凌空俯瞰四国
三千公尺的冷焰刺破穹顶
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风穿过国境线又悄然折回
云朵在峰峦间分解又重组
星辰覆盖了整个疆域

阿尔泰山岩壁镌刻痕迹
留下千万年不朽的神迹
松涛与鹰隼起舞在峰巅,共享同一套风云气流
岩层的褶皱深藏古驿道的密语
每块石板都刻印着鞣透的花香

额尔齐斯河的子宫孕育冰川
肚脐中涌出的溪流
化作乳浆滋养白桦林与苔原
马鹿的犄角伸向天际
蹄下紫色贝母疯狂生长
雪豹的斑纹融进山的暮色
雪莲的绽放是如此艳丽
金雕翅膀闪烁金光,铺开那金山的底色
岩画上的牧人凝眸伫立
看猎鹰冲破晨昏迷雾
携回琳琅满目的山货

夕阳为亿年的玄武岩镀上金晖
山脉渐沉,享受寂静
牧人的木屋升起绯红炊烟
像山神点燃的灯盏
浩荡银河倾泻而过
将星籽撒向沉睡的苍茫大地



哈龙沟

◎刘妍

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打磨,逐渐变得圆润光滑。雕琢。即便坚硬如花岗岩,石头的棱角角角也鬼斧神工,如斧、如刀、如锥,在日月岁月间循环雕琢。即便坚硬如花岗岩,石头的棱角角角也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打磨,逐渐变得圆润光滑。

风雅颂



山城书事

◎克里

九岁女儿买下一套家庭教育丛书,她爱不释手,还特意与班主任分享。巴金的《随想录》全集、文白对照版诸子百家丛书,皆是我从“三味书屋”打折购得的。还有一回,兜里的零花钱实在紧张,我只得“厚着脸皮”托个体书店代销一位畅销作家的书,换回钱又买了新书。

性格内向、不擅社交的我,最初只将读书写作视为消遣,后来却渐渐成为业余生活的核心。女儿懂事之后,曾鼓励我出书。自费出版非我力所能及,但油印小册尚可实现。于是,我校订整

我童年的额尔齐斯河
总裹着金光平缓流淌
像远古的史诗被大地轻轻吟唱
苍穹下,你如银带熠熠飘摇
银发杨在岸畔垂下碧绿的长发
柳树的根系紧拥你深厚的土壤
野鸭群划开晨雾
羽翼沾满北方的清霜
冷水鱼在深流里摆尾
搅动一河闪烁的星光

我总梦见你驮着碎冰与月光
载着我的童年
在梦里游戏
却最终将我留在
柔软的河滩
你倔强地朝着北极星的方向奔涌
这唯一的倒流河啊
以血脉逆写荒凉
将寒漠的呜咽酿成甘泉
让杨柳的泪滴沉入清澈的波浪

你穿过千古准噶尔的荒野
愈合克拉玛依干裂的掌纹
走进乌鲁木齐干涸的胸膛
缝合千里荒漠
哺育新生绿洲
我的童年
永远停泊在你幽深的河湾——
那捡石子的少年数着水纹的年轮
牧羊人的歌声漫过晚霞染红的河心
每一道波纹里都睡着祖先的絮语
每一粒沙砾中都藏着不灭的故事

水声日夜冲刷着我思念的河床
额尔齐斯河,你这北去的使者啊
请将我的乡愁带向冰封海洋
北冰洋已敞开怀抱迎接你到来
北极熊也在等待你温暖的沐浴

这一留,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雨、雪,风沙、阳光、雷电,甚至皎洁的月光,无时无刻不在注视这些石蛋,竭力磨砺它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斧、如刀、如锥,在日月岁月间循环雕琢。即便坚硬如花岗岩,石头的棱角角角也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打磨,逐渐变得圆润光滑。

石蛋不是蛋,却比蛋更圆润、滑溜。不知何时起,苔藓与地衣悄悄爬上石蛋表面,为凹凸不平的花岗岩面蒙上一层淡淡的绿、浅浅的黄——毛茸茸、萌萌的,像一件随意披上的“皮肤衣”。正是这层“衣”,既衬托出石头的坚韧,又为它增添一笔柔情。雪山、彩虹、飞鸟、蓝天、云朵、戈壁,这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特有的景致,又为它增添一笔柔情。雪山、彩虹、飞鸟、蓝天、云朵、戈壁,这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特有的景致,又为它增添一笔柔情。石蛋置身其中,却毫无违和感。它默默忍受着强蒸发、身降水、烈紫外线和长日照,以及四季与昼夜的巨大温差。从不“雪中送炭”的风,轮番上阵,将风蚀崩解的物质迅速剥离。登高爬低的阿勒泰羊,在成长岁月里,见证着石头如何蜕变为石蛋。叠叠层层的石蛋高低错落,调皮的风多方侵袭、叨扰,石蛋不堪其烦,逐渐形成口小肚大的石穴、石龛。不经意间,石制“动物园”里又添了许多“小动物”。大大小小的石蛋,相互诉说着时光在它们身上刻下的印记。

石蛋不是石,也不是蛋,而是一部部不可磨灭的人类文明史见证。

理了已发表的三十多首诗,请人打字排版,又邀画家饶克义先生设计封面,复印装订十余本,命名为《鱼的错误》,悉数赠予友人。直至年逾“知天命”,在文朋诗友的激励下,我再度点燃“出书梦”——遂将三十多年的文字成果整理为《金山走笔》《克兰河畔》《放眼山外》《金山诗存》四编,辑成《再见阿勒泰》一书,承蒙江苏援疆干部何祖大作序,本地作家杨建英撰写跋文,并在友人的协助下正式出版。翻阅版权页的那一页,如同成年人在重逢自己的“出生证明”。

回望在阿勒泰度过的十八载青春,我历经不同工作岗位,但买书、读书、写作始终是工作与生活之外的重要寄托。爱好与本职之间似总有“矛盾”,因而写作始终只能是业余中的业余。有人说,作家皆“自学成才”。我虽未成为作家,却始终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写家”。而这“业余”的执着,竟使我的文字能力不断进步——无论是处理公文,还是撰写专栏,皆能从容以对。曾经担任十年化学老师的我,最终凭借文字特长,在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中走出一段别样的人生旅程。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安居》中写道:“语言是存在的家。”他还指出,“说”与“讲”并非一事——一个人可以喋喋不休地“讲”,却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保持沉默,却正因为一言不发,他反而“说”了许多。我也常自勉:在《金山流水》中,应追求能“说”而不止于“讲”。

乡然的味道

——读散文集《那当儿》

◎马春雷

读杨建英先生的怀乡散文集《那当儿》,真是一种享受。单是“那当儿”(即“那时候”)这个极富乡土气息的标题,就让人仿佛触摸到他笔下的童年时光——那是乡村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印记。

杨先生的文风简洁凝练,句子短小却富有诗歌般的韵律,读来朗朗上口。《那当儿》所呈现的乡村图景,是那个时代中国万千乡村的一个缩影。书中所写的岁月虽不乏艰难,却总暗藏温情,轻易便能勾起人深埋心底的乡愁。杨先生以白描手法勾勒出他曾生活过的乡村,笔触真实而朴素,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故乡的眷恋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早年便听说,杨先生少年离乡,随父赴新疆学习、生活、工作。他凭借自身努力,曾担任阿勒泰地区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他是故乡游子,更是故乡的骄傲。常人或许难以真切体会,远离故土之后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思念,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杨先生将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全然写进《那当儿》中,倾诉了对生养自己的土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深情。

《那当儿》是一本乡土气息浓郁的散文集。有段日子,它始终是我的枕边书,常随手翻阅,杨先生往事中的点点滴滴总与我心有戚戚。乡愁,其实藏在每个人心里——杨先生的乡愁,系于千山万水之外的故土;而我的乡愁,虽离得不算遥远,可那些故乡旧事,也大多只能在梦里重逢了。所谓乡愁,不管以何种样貌存在,似乎都更愿意在梦境中与我们相见。

乡愁是咸味的。杨先生在书中写道:“我在城里长大的老婆很不理解,弄不清我为啥这么能吃咸。我说‘小时候家里穷’,她说‘穷跟吃盐有什么关系’!我气急:‘我从小吃不上个香味,还不能吃个咸味?!’”读到这段对话,我忍不住笑了,可笑过之后,心里又泛起酸——想起小时候,天寒地冻的夜晚,我躺在炕上正要入睡,却听见坐在小板凳上的母亲嘴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咀嚼声。我顿时来了精神,忙问:“妈,在吃什么?”母亲头也没抬:“咸菜。”那时家里连一张饼、一碗剩粥都没有,母亲怎么能吃得那么香?光吃咸菜,又如何咽得下去?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农村,谁家若没有一口咸菜缸,简直算不上地道的庄户人家。

乡愁,也是鲜味的。“咀嚼春天”——杨先生这个词用得真准。对一个连肚子都难以填饱的孩子来说,美味的吃食永远是第一位的。柳树芽、榆钱、豆角、槐树花、马齿苋、扫帚苗、蒲公英、荠菜、涝菠菜、香椿芽……这些春天里水灵灵的“细菜”,无一不是童年清汤寡水岁月中的珍馐(选自《咀嚼春天》)。

乡愁,更是温暖的。快过年时,杨先生的父亲寄回15元钱,是给家里过年用的。邻居二秃子的妈听到大队广播通知杨家去大队取汇款单,便来到他家抹眼泪——那是为没钱过年而心酸。杨先生的母亲没半分犹豫,借了她5元(选自《肥年》)。清苦的日子里,仍愿助邻里渡过难关,这是多么善良的母亲!我小时候也见过类似的事——邻居家孩子病了,那家母亲拿着小瓷杯来家,向我妈借点米来给孩子熬粥,那米往住是不还的;也有人来借一块两块,有时也不见归还,母亲总说“大家都不容易”。最难的时候,月底她手里只剩两毛钱。

杨先生写自己小时候拿鸡蛋去供销社换本子,因为紧张,鸡蛋在柜台上碰碎了,泪水和蛋液一齐滑进嘴里的场景(选自《小卖部》),让我心里也跟着发酸。这画面总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和几个伙伴在大孩子的带领下,偷偷去生产队的豌豆地摘青豌豆。煮好的豌豆明明很香,我们却一粒也舍不得吃,一心要拿去跟邻居家“居户户口”的孩子换白面饼——那时,非农业户口凭根本能买到又白又劲道的面粉。书中这样令人笑中带泪的情景还有很多,初看忍俊不禁,转眼却心头一涩,眼泪几乎要落下来——只因那个时代的生活太过相似,“那当儿”唤醒了我们这代人记忆深处永不磨灭的过往。

“哥哥在火车站送别,车开了,才觉得原来我俩的火车上都拴着绳子。车走绳紧,顿觉心肝肺都被拽了去,疼得几乎昏过去。”选自《八月梨》的这段文字读来揪心。我们都有过离开家乡的时刻,或为求学,或为工作。初三那年,我离家外出读书——周末下了公交车,踩着故乡松软的土地,穿过绿油油的麦苗地,一路蹦蹦跳跳回家;周日下午离开时,爷爷站在家门口的三棵柳树下望着我,哪怕走到胡同拐弯的地方,我仍能感受到他炽热的目光落在背后。我不敢回头,只能悄悄抹着眼泪往前走。

杨先生在《那当儿》中写了太多的故乡事——凡是他所经历、听闻的,都被清晰而细腻地勾勒出来。他的笔真实、生动,总能真切地打动人心,因为“那当儿”的岁月,我们这代人多曾亲历。读《那当儿》,能让人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百姓的生活;杨先生用文字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

书中还有太多动人内容,我无法一一细述。不如请你亲自打开《那当儿》,走进那段泛黄却依旧温暖的目光。杨先生有文人的风骨,正直、善良且勤勉,我想,这正是我们最该向他学习的地方。